

西南区话剧、地方戏观摩演出大会

川剧·高腔

嘉陵怒涛

根据 重庆纺织染厂业余文工团厂史歌剧《怒涛》
重庆市京剧团演出本《嘉陵怒涛》 改編

改編：重庆市川剧院创作组

四川省演出团

1965·9·成都

PDG

剧 情 簡 介

《嘉陵怒涛》是一部旧社会紗厂工人的血泪史和斗争史。它歌颂了解放前重庆工人在党的领导下，反剥削反压迫的英勇斗争，揭露了资产阶级和国民党反动派的丑恶本质。

一九四七年秋，农村姑娘林玉英被地主迫害得家破人亡，逃到重庆，进嘉陵紗厂当了工人。资本家和地主一样剥削成性，残暴凶狠，工人还是和农民一样，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林玉英进厂年余，受尽折磨。资本家克扣工人工资，失落分脏单，为玉英拾得。他们怕被揭露，企图将玉英打死，杀人灭口；又将她卖给医院作解剖标本，销尸灭迹。共产党员、老工人周桂兰识破敌人阴谋，得到上级党组织的帮助，从解剖台上抢救了林玉英的生命，使敌人阴谋未能得逞。并以此事件，教育、发动工人，配合全市罢工罢课统一行动，对资本家进行了声势浩大的罢工斗争，取得了胜利。林玉英在党的教育下，逐步提高了阶级觉悟。解放前夕，地下党领导工人武装护厂，林玉英在护厂斗争中，奋不顾身，抓住了企图爆破动力部的特务，保护了人民财产。山城解放了，周桂兰回到自己的工厂。工人们欢庆胜利，决心在党的领导下，担当起工人阶级的重担，将革命进行到底！

場 序

第一場 父仇未报母仇添

時間 一九四七年秋

地点 重庆郊区农村

第二場 旧恨新仇与日俱增

時間 一九四九年四月

地点 重庆嘉陵紗厂細紗車間办公室

第三場 拔穷根只有斗争不用怕

時間 前場第二天深夜至次日早晨

地点 嘉陵紗厂女工宿舍

第四場 解剖台上起死回生

時間 前場当天晚上

地点 博爱医院解剖室外过厅

第五場 群情激动酝酿罢工

時間 数日后凌晨

地点 嘉陵紗厂附近江边

第六場 嘉陵怒涛高万丈

時間 数日后

地点 潘松山公館

第七場 誓与工厂共存亡

時間 重庆解放前夕

地点 嘉陵紗厂动力部

第八場 霧重庆今天見太阳

時間 重庆解放后

地点 嘉陵紗厂大門外

人 物 表

林玉英

周桂兰

郭利华

李 勇

赵大刚

黄素芬

小 妹

小 張

洪玉馨

楊医生

林 母

林万春

刘大伯

女工甲

女工乙

女工丙

女工丁

女工戊

众男工

众女工

潘松山

侯怀臣

王百善

姚小香

孙 三

苟队长

胡礼信

保队长

数乡丁

数厂警

稽查甲

稽查乙

稽查丙

第一場

父仇未报母仇添

一九四七年暮秋。

重庆郊区农村。

〔路边，日近黄昏。

〔帮腔声中，幕启。

〔林母上。

林 母 （唱《二犯江头桂》）

地主把人逼得惨，
催租又加押佃钱，
勤扒苦做腰累断，
穷人还是活命难！
恨东家上月逼死我老伴，
我今又遭病来缠！（遙望）
太阳落坡天色黯，
一步一望到河边。

这两兄妹怎么还不回来哟！

〔林玉英提药包慌忙上。〕

林玉英 （唱《滴溜子》）

天未亮，天未亮去把柴砍，
与哥哥，与哥哥挑去卖钱。

娘！

为娘抓药回家转。

林 母 玉英，你哥哥呢？

林玉英 （唱）保长抓丁把路拦！

林 母 抓壮丁！你哥哥他……

林玉英 哥哥机灵胆大，推开乡丁，一转身他就跑了。

林 母 天哪！要是你哥哥被抓去，那怎么得了啊！

〔胡礼信上。〕

胡礼信 嘻嘻，正好，你们两娘母在这里，我省得几步路。你们欠金老太爷的租谷，啥时候交清呐？

林 母 年辰不好，种都没还起，她爹为了交租，把老命都丢了，你叫我孤儿寡母还有甚么法想啊！

胡礼信 天无绝人之路，你家的运气来了。金老太爷身边那个丫头，有福不享，前天跳河死了，他老人家叫你把玉英送去……

林 母 啊……不！

胡礼信 就算顶租子，这是金老太爷怜悯你们，不要不认好歹！

林 母 不，不行！

林玉英 娘！

胡礼信 哼哼，你不是不晓得金老太爷的脾气，他老人家的話，向來說一是一，說二是二，这方圆几十里，誰敢說半个不字！

林 母 这……

林玉英 娘！

林 母 胡二爷啊！

(唱《华秋儿》)

求你照看，(重句)
金府上替我把好話談；
玉英儿粗手笨脚难使喚，
我还要靠他兄妹来种田。

胡礼信 那你欠的租谷呢？

林 母 (唱)寬期限，
恳求老爷把期緩，
明年丰收定归还。

胡礼信 哼哼，你說得好听！

(唱)說甚么，寬期限，
明年丰收定归还；
我替你，算一算，
連年拖欠五石三，

加今年，不多不少十一石，

对本利，明年还要翻一番，翻一番。

你还得起嗎？哼，到那个时候，退了你的佃不說，你就是把你祖宗八代的骨头挖出来卖了，都还走不倒路！

林 母 啊！

胡礼信 还是讓玉英去的好！

林 母 胡二爷，你做做好事嘛！

〔林母欲跪，被玉英拦住。〕

林玉英 娘！

胡礼信 啊，你願意去啦？

林玉英 我死也不去！

胡礼信 哼，黃毛丫頭，敢不听金老太爷的話，好大的胆子！今天只怕由不得你，（拖玉英）不去也得去，走！

林玉英 我不去！

〔林万春突至。〕

林万春 放手！

林玉英 哥哥，东家要拉我去抵租子。

林万春 抵租子，要人不行，要命拿去！

胡礼信 你要做啥？你要做啥？

林万春 我跟你拼了！

胡礼信 你做啥子？你做啥子？林万春，你吃醉了嗎？你

弄清楚，我是胡二爸哟！不要伸脚动爪的哈！

林万春 哼！

胡礼信 我讓你，我怕你，我不和你一般見識……（走几步又回过头来）等下儿我才来理抹你！（下）

林万春 狗仗人势的东西！

林 母 万春，你惹了祸了！

林万春 娘，我們越怕他，他越欺負我們。

林 母 我們惹不起他們，你还是出去躲一下吧。

林万春 我才不躲呢！娘，不要怕，这些家伙歪不到好久了。听刘大伯說，解放軍向南方打过来了，刮民党要垮台了！

林 母
林玉英 解放軍？！

林万春 就是八路軍，就是十多年前到川边来过的紅軍，共产党、毛泽东的軍隊。

林玉英 哥哥，解放軍来了，我們就不再受人欺負了嗎？

林万春 那还消說！

林 母 好倒好，就是不晓得还要等好久啊！（咳）

林万春 快了！娘，回家去吧，我們給你熬药。

林 母 唉！还吃啥子药啊，跟前的祸事咋个躲得过哟！

林万春 娘，不要怕，走吧。

〔乡丁数人及其队长急上。

队 长 林万春，这回抽壮丁，你中了签了。

林万春 独子不抽了，我中的甚么签？

队 长 戡乱时期，前方要人，管你独子不独子，给我走！

〔队长抓万春，搏斗，万春跳入河中，队长开枪，林母
护子中弹。玉英拉队长，被踢倒。〕

队 长 沿河岸追赶！

〔队长率乡丁追下。〕

林玉英 （急扶住母）娘！——啊！血！

林 母 娘不行了，你，快走，到重庆……

林玉英 到重庆？

林 母 嘉陵紗厂……

林玉英 嘉陵紗厂？

林 母 找表姐……（死）

林玉英 找表姐……啊！娘！娘啊！

（唱《幽冥鐘》）：

千呼万喚哭不轉，
你死不瞑目負屈含冤！
頃刻間，家破人亡遭慘變，
父仇未報母仇添！
哥哥生死難判斷，
孤苦伶仃有誰憐。
滿腹冤仇无处訴，
一腔憤恨對蒼天！（重句）

娘啊！（伏屍痛哭）

〔刘大伯上。〕

刘大伯 林大嫂！（拭淚）

林玉英 刘大伯！

刘大伯 你家的事，我都知道了。他們決不會放過你的，
快，快到重慶找你表姐去吧！

林玉英 我娘……

刘大伯 後事有我們料理。這點錢，你拿去路上買點吃的。快走吧！

林玉英 我不能走啊！

刘大伯 金老太爺把你抓去，你這一輩子就完啦！

林玉英 娘啊！

（唱《尾煞》）

你尸骨未寒待裝殮，
怨女兒不能夠戴孝靈前。

〔幕內人聲。〕

刘大伯 玉英，快走，今後若有出頭之日，好為你二老爹娘報仇雪恨。

林玉英 （唱）生離死別肝腸斷，
血海深仇，永記心間！（急下）

〔幕落。〕

* 唱詞字下有“·”均系幫腔。

第 二 場

旧恨新仇与日俱增

一九四九年四月。

重庆嘉陵紗厂內。

〔二幕前。

〔下班汽笛声响后，一群女工陸續走出車間，过場下；其中有郭利华和女工甲、乙、丙等，一边走一边清除身上的飞花，陸續下。

〔小妹上。

小 妹 （唱《孝順歌》）

陈师傅把病患，

陈师傅把病患，

工資未发无药錢。

恨領班，工人死活他不管，

逼她帶病去上班，

累得她口吐鮮血几大碗，

頓時昏倒在車間。

姐妹們心挂牽，

姐妹們心挂欠，

玉英姐約好同去把病探。(重句)

〔黃素芬上。〕

小 妹 素芬姐，玉英姐吶？

黃素芬 剛才快下班的時候，姚組長把我表妹玉英叫去給
她干私活去了。

小 妹 那就不能去看陳師傅了？

黃素芬 唉，沒得法子啊！

小 妹 嗨！

〔孫三上。〕

孫 三 董小玲，姚組長喊你快到車間辦公室去。

小 妹 喊我做啥？

孫 三 大概有啥好事，又輪到你身上了吧。

小 妹 我不去。

孫 三 哼，不去？說得輕巧，吃根燈草，走啊！

黃素芬 小妹，還是去一下吧。

小 妹 走嘛。

〔小妹隨孫三下。〕

黃素芬 唉！（下）

〔二幕開。〕

〔細紗車間辦公室。〕

〔林玉英抱一包為姚小香洗好的衣服上。〕

林玉英 （唱《古梁州》）

自去年來到重慶，
嘗盡了人世艱辛！
虧表姐百般照應，
向領班送禮求情；
一年多折磨受盡，
才轉為正式工人。
只說是生活安定，
誰知道苦痛更深！
實難忘，實難忘血淚恨，
實難忘血淚恨，
舊恨新仇與日俱增！
舊恨新仇與日俱增！

〔姚小香上。〕

姚小香 誰呀？

林玉英 是我。

姚小香 林玉英，你給我洗的衣服呢？

林玉英 在這裡。

姚小香 拿過來。你站過來點嘛！（見衣服洗得乾淨）啊，像
弄個樣子就對頭啥！

(唱《梭梭崗》)

我看你倒还本份，
做活路也很認真。
养成工按时轉正，
全靠我替你說情。
对工厂要忠心耿耿，
对組长要知恩报恩。
只要你勤勤恳恳，
絕不会亏待你們；
倘若是違抗命令，
开除你滾出厂門。

〔林玉英仇恨地，但茫然不知所对。〕

〔小妹上。〕

小 妹 組长，你叫我啥子事？

姚小香 董小玲，这两天你沒代过班吧？

小 妹 昨天就代过乙班的陈師傅，一天两夜沒休息了。

姚小香 今天她死了，你再頂一个夜班。

小 妹 啊！……師傅……死啦！師傅啊！

〔小妹哭，林玉英也擦淚。〕

姚小香 你們嚎啥子喪，死个把人有啥稀奇？董小玲，你还是个落紗养成工，叫你去值車，是我有心栽培你哟！

小 妹 我……代不了，出了白花你又要打人。

姚小香 叫你去，你就去。

小 妹 我不去。

姚小香 我看你是牛皮子在造痒了！

〔姚小香抓起毛刷打，玉英挡住。〕

林玉英（唱《四边静》）

组长且慢，

小妹不能再代班。

昨夜代班后，

一直未睡眠；

技术不熟练，

值车有困难，

白花出多了，

更会惹麻烦。

还望组长格外照看，

让她歇口气，

由我来承担。（重句）

小 妹 玉英姐，你不能去，你昨天也代了一班，也是一天两夜没睡觉了。

林玉英 小妹，我还顶得住。

姚小香 你不能去，下了班还要去给我拖地板、做针线呢。